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春天是风吹来的。

风是一个流浪的艺术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奔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扇窗户到另一扇窗户。

谁也不知道，风究竟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风用它的双手抚摸过大地，抚摸过禾苗，抚摸过树梢，抚摸过路过的喜鹊和窗台上的鹁鸪。当然，也抚摸过天上的云朵、池塘边的楝子树，还有村口小花狗的脑袋、地头小田鼠的身体。

风从小河边走过。河水刚刚解冻，好像一个才睡醒的孩子，迷迷糊糊。河面冰的味道、河底水草的味道、河边冻土的味道，在河道里飘荡。小草刚刚破土，芦苇才才褪去褐色的旧衣。它们刚露出的那一点鹅黄的叶尖散发着鲜嫩的香，和着堤岸上柳芽清淡的苦，扑面而来。

风带着一支神奇的画笔，边走边画。它走着走着，就把世界涂成了绿色。田野里、沟渠边、水塘旁、树林里，到处都是绿。一眼望去，你分不清到底是深绿、浅绿、墨绿还是暗绿。绿不一而足，绿得丰富、绿得饱满——那是草儿们的千军万马，正铆足了劲儿潜滋暗长。风的集结号一响，它们便一拥而上，谁也不让着谁，

谁也不肯示弱。它们要把世界都淹没在绿的汪洋大海。

草儿长着长着，花儿就开了。蒲公英、鸭茅草是最不怕冷的，一早就迎着风露出了脑袋，甜甜地绽放着属于它们的美丽。鸡爪草、节节草也来了，各种说不出名字野花次第绽放。鹅黄色、白色、紫罗兰色的花朵，小小的、嫩嫩的，散在绿色的草丛中，星星点点，就像是大地在眨巴着神秘可爱的眼睛。

风走过村口的树园子。一树一树的花儿正静静地、灿灿地开着。杏花白而寂静，桃花红而热烈，海棠花娇而妩媚，梨花晶莹而剔透，柿子花朴素得像一个绿袍女子身上的白色花边。楝树的花最特别，像是一个害羞的新娘，粉中带紫的花瓣，小小的，紧紧地挤在一起。人从树下走过，身上都是香香的。树儿们就那么迎着明亮耀眼的阳光在风里旁若无人地开着，恣肆而热烈、单纯而美好。

风打心里生出一股子欢喜。它摇一摇臂膀，轻轻地撩动它们层层叠叠的裙，把这盛开的信息带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带到堤岸边，也带到田野里。于是，油菜花也不甘寂寞地开了，金黄色的花引得蜜蜂“嗡嗡”地忙个不停。花影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河水顿时三分：花影，流水，蓝天水白云——莫不是，谁打翻了画家的调色盘？

家乡的油菜花

■韩国强

三月，我坐着车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大片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映入眼帘，空气中弥漫着油菜花香，顺着车窗飘进车内。看到久违的油菜花，闻着这熟悉的香味儿，我便想起了童年、想起了家乡的油菜花。

我的家乡在豫南淮北平原，温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滋养着大片大片的油菜田。每至春天，油菜花就成为家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遍地的油菜花散发着清香，村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天然的大花园里。

望着田野里那芬芳四溢的油菜花，我的心被一种深邃而悠远的情愫占据着。人们常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其实，那是相对而言的。当你走在春天的原野、望着那金黄的油菜花，一定也会产生心灵的震撼。

中学时代，放学或假期，出于好奇，我总是跟着大哥学种地，起早贪黑地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劳作。秋收过后，天气渐渐凉了起来，村民们便忙碌着犁田耙地，种植小麦、油菜。油菜属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没有小麦那么大。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油菜。人们先把地犁起来，把土地平整好，然后撒上油菜种子，等一段时间，油菜籽便发芽了，田野里一片绿油油的，一点儿也不怕霜冻，人们忙着把油菜苗移栽到地里。第二年，那些移栽后的油菜苗开始返青，在春风的吹拂下慢慢长大。随着气温逐渐变暖，油



流金岁月

■陈思盈

幼时，农村人人都烧地火做饭。

我家的地火是姥姥在家时盘的，前面一个大锅做主饭，后面一个小锅炒菜、烧水。

那时，夕阳西下时的乡村是生动而美丽、热闹而鲜活的。老家的院子里飘荡的除了余晖，还有清贫人家的喜怒哀乐，更有袅袅升起的炊烟。父母那一声声喊自家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数落孩子身上弄了一身泥一身土的声音、心疼孩子上了一天学太费脑子的声音……就像一支协奏曲，伴着缕缕炊烟缭绕。

那时，村庄上空飘荡的炊烟不是邓丽君歌里唱的“又见炊烟升起”，不是在自由诗中随处可见的诗意和缥缈，而是柴草和各种能拾到的可燃物混合点燃的雾状体，更是一种叫人间烟火的味道。

小时候，我最爱以帮忙烧火添柴的名义赖在灶间，有时可以在做饭好的第一时间混上几口，有时可以听姥姥和母亲说的那些家长里短。

记得那一年级那年秋收时节的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突然感觉饥肠辘辘。啃了半个干馒头后，我想起父亲母亲还带着没上学的弟弟在地里收玉米，一个人在家做饭肯定回来。想着他们回来连口热汤都喝不上，我决定烧稀饭。在那之前，我还没有单独做过饭。回想着长辈们平时做饭的程序，我模仿着他们的样子先在锅里添了半锅水，小心翼翼地点着了

地火，又搅了半碗面糊，在水还没烧开时就倒了进去。估摸着差不多了，我就熄了火。

坐在灶前，看着渐渐熄灭的火堆，我想起了姥姥讲过的姥爷曾经用功读书的事情——姥爷上学时，对学习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次，姥爷的母亲让他帮着烧锅，他边烧锅边看书，裤腿被烧着了都没察觉。说起这件事时，姥爷语气中完全没有那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埋怨，而是嗔怪中带着更多的骄傲。我不好好念书时，姥姥常常会搬出姥爷来说服我。

我也想起了过去帮母亲烧锅时，母亲最烦我多嘴多舌，因为我的“十万个为什么”总会把她问得一头火。尤其是过年前那几天，该问的不该问的种种习俗，常让她说我“多嘴”。每每说起我那不拔尖的成绩，她也总会搬出姥爷当年用功读书的样子来给我当榜样——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心中对姥爷这个成功的读书人充满了敬畏。自从上小学后，每年姥爷再回来探亲时，成绩不好的我都不敢往他身边站，唯恐他问起我的成绩。

想了这许多，父母和弟弟还是没回来，我就开始了自编自导自演——那是我特别享受的时刻。我在编小说和演电影，一个人担任着甲乙丙丁、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种种角色。有时自己是拯救人间疾苦的神仙，有时是同时被几个大快爱上的侠女，有时又是迷倒一众书生的狐仙、花仙……我常常会因为过于入戏而上学迟

到。我乐此不疲。很长时间，都没人发现也没人打扰我。

不知过了多久，大门响了，我一激灵就清醒过来——是他们回来了。我跑出灶屋拉住弟弟的手对父母说：“爸、妈，锅里有汤。”他们一听，很是惊讶，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到厨房去看。我和弟弟也跟了过去。在母亲揭开锅的一瞬间我傻眼了：因为面糊没有等到水开就倒了进去，所以烧出来的稀饭是懈的——稀得能照出人影来。虽然是这样，父亲母亲还是特别高兴，喝着我烧出来的懈稀饭笑着说：“俺闺女长大了，知道心疼爹娘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做饭，有着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早熟，有着女大自巧的自觉。从那以后，每每做饭时，他们总会有意给我说什么时候倒油、什么时候放醋，擀面条的面要和得硬一些、蒸馒头时的面别忘记放碱面……

长大后，平时住校的我放了寒假照例会赖在厨房帮忙碌的父亲母亲做些啥，尤其爱坐在灶台边，边烧火边往灶间填柴边沉醉在父亲母亲的谈话里。他们或说说一年的收成，或说说亲戚朋友的一些事，或谈一谈明年的打算，话语里充满了希望、满足和幸福。不知道是从哪一年起，这种幸福感不

水韵沙澧

风经过的地方，每一株野草、每一朵野花、每一棵庄稼都谦卑地弯下了腰，都是一脸的喜气洋洋、一脸的朝气蓬勃。刚移栽到田里的红薯苗和烟叶苗跟着风的指引，一夜之间便铺满了整个田埂。

春天的田野丰满而安详，春天的风温柔而芬芳。风把浮萍吹满了池塘，风把小叶子吹满了树荫，风又吹满了村口那个闲置了多年的大磨盘。杨树叶子整天“哗啦啦”地在风里招摇着。“哗啦啦”的风声里传来了“卖鸡娃”“修油纸伞”的吆喝声。有时，也会有卖绵枣的车轱辘声和货郎的拨浪鼓声。杨树下，小鸡“啾啾”、小鸭“嘎嘎”、孩子“叽叽喳喳”。村庄开始热闹起来。

风吹着吹着，豌豆花就白得像雪一样了。田里的大麦可以揉着吃了，布谷鸟开始不厌其烦地催着“布谷布谷”。窗台下的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地吹着小喇叭，说不出的喜庆。

风就这样吹啊、吹啊，一会儿吹红了樱桃，一会儿吹绿了芭蕉。吹着吹着，桃花落了，杏花落了，梨花也落了。风把它们的花瓣一一进行了收藏。

沟头的毛根长出了白胡子。蒲公英落了黄色的头巾，撑开了一顶顶毛茸茸的小伞。七角牙也开始顶盔披甲，紫色的花像是士兵的帽檐。

风吹着吹着，麦子黄了，油菜收割

了。然后，蛙声响起来了，蝉声响起来了，夏天来了。太阳升到了头顶，树荫缩到了屋檐下。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热乎乎的风里带着一股子清香，又有一丝淡淡的苦涩——那是树的枝叶在乌黑的灶膛里燃烧。

风把这味道吹到了小孩子的鼻尖，他们吸一吸鼻子，立刻停止了奔跑打闹，跟着风回家。

风不动声色地导演着村庄的一日三餐、四季交替以及生命的轮回。

有风的地方就有烟火、就有村庄、就有家。

诗风词韵

在春日（外二首）

■特约撰稿人 朱红蕾

泥土芬芳

人与草木无处不在的相思，在春日一次次回归生命最初的美好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再次重逢
不可逆的时间
仿佛也随着一场盛大的春事，再次重来
春天的线路图正层层递进，山水渐如画
仙风暖暖地吹，万物复苏，光彩熠熠
燕子凌空，百花欲语还休
蜂蝶恋花，蚂蚁翻身把泥土踩在脚下
尘世承欢，深爱多少遍都不够
认真拥抱每一个日子，种下希望
活在当下
百态百味，青涩的味道只有青春知道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从未放弃成长”

邂逅凤凰岛

岁至春日，万物徜徉于春天

沉默的虫儿奏响了新的四季轮回序曲
城西花已开，红梅燃，玉兰粉，莹花白
绿水微步，草长莺飞，柳烟翠绿
亭榭内可酌酒品茶，修竹立于左右
凤凰岛曲环折绕，云天入水
从起点到终点约十公里，万余步
春寒物语，打开了沙河醉人的笑颜
满眼是春，我们也是春天的一部分
行走于此，越来越接地气
一如草木对春天的柔软和大地的虔诚

沙河湿地公园

眼前的湿地干涸着，水于多处消失
看得出，这是暂时的
挖掘机的声音正“隆隆”作响
在打磨湿地全新的春天
荷塘还在，枯荷依稀可见
游动着的一尾鱼，正在探头探脑感知春事
迷人的粉黛乱子草，风中的心事凌乱着
荠荠菜叶子碧绿，小白花在头顶绽放
老去的态度，优雅而纯粹
湿地上游水闸十二窟，钢铁之躯
连接沙河，见证着淮河怎样遥远的情愫
夕阳西下，霞光慷慨地铺满归途
像希望，如余生，美好而知足

■愚 停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道：“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过而立之年，终日被生活的洪流、烟火的俗事裹挟缠身，我疲惫不堪，也无暇爱自己。即便如此，我每天也要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出一点儿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喝一杯咖啡、听一首老歌、看几页书，或信笔写诗三五行……我把这样的时刻称之为“生活中的月光”。它们的存在让我觉得生活处处充满了诗意。

这样的诗意并非都需要自我创造，还有些来自自然。带着三分惶怍、二分朦胧的清晨，我躺在床上欲起未起，忽闻数声春鸟的啼鸣，简直是醒神良药。楼下的紫叶李似乎昨天还是满树点状的花苞，今天竟满树粉花，有飘雪之状，带着空灵之感，让人惊艳。地上的蒲公英也开了，花如金币，傲娇地举着，时光在花间温情。天空带着玫瑰色的黄昏，下了班，我等红绿灯的间隙，忽见几只燕子停泊在路口的电线上，如五线谱上的音符。一时间，我心上已起乡愁……

更多的诗意，来自心灵的由衷满足。这满足无关名利，不以价值论，有时甚至是无功之、无心之举。一千多年前的一个雪夜，王子猷忽忆戴安道，连夜乘舟从绍兴到嵊州，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率性何其！几百年后，雪夜换成月夜，苏轼去承天寺寻张怀民。与子猷不同，苏轼二人见了面且相与步于中庭。那夜月色如水，竹柏影如水中荇藻。他们肩并肩走着，甚至都未言语。这样的夜晚，是王子猷和苏轼的诗意时刻。这让我总为他们的率性动容，就像他们手捧月亮，从岁月深处悠悠走来，给迷茫的我送来皎皎月光……

诗意时刻有长有短，长则从浮生偷得半日，短则从俗务抽身须臾。哪怕身未及出，只够思想走个神。唐寅写《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

诗意时刻有长有短，长则从浮生偷得半日，短则从俗务抽身须臾。哪怕身未及出，只够思想走个神。唐寅写《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

歌声中的记忆

■特约撰稿人 贾 鹤

你有没有突然被一首歌感动到？停车的时候，车载电台里播出一首歌的前奏，我明明很熟悉，却想不起来，竟呆坐在那里。直到舒缓的歌声弥漫小小的空间，我恍然想起这是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心里顿时像下了一场小雨。

张雨生的歌流行的时候我刚上初中。一个周末的傍晚，暮色深沉，我在姥姥家闲坐，收音机里放着“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十几岁的我一下就被歌声中的哀愁俘虏了，竟忘记了姥姥和姥爷也在屋里。小小的身体似乎长出了如烟似雾的朦胧，那样的年纪，有种情愫在我的心头暗暗发芽——虽然我并不确定要将它系在哪一个人身上，但那既模糊又朦胧的感觉深深留在记忆里。

高中时，我被繁重的学业压迫，有限的放松就是周末晚上回家可以戴着耳机入眠。我买过两本齐秦的磁带，反复听着《外面的世界》《大约在冬季》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冬象象征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和无奈。那时候，高考像压在我心上的的一座大山，每个人减压的方式都不大相同。考试完随意听歌便是我给自己穿越黑暗的奖励。多年之后，我早已忘记了当初上考场后的感受，却始终记得自己预设奖励的欢喜。它仿佛仍在远处的微光，只有跨越了高考这个门槛，才能让我更心无旁骛地靠近光明。

每个人的经历中也许都有一首歌的记忆，从磁带到CD、从歌声到歌词，不同的心境被不同的感觉诠释着。如果歌声也有记忆，它一定记得那一幕。2010年的初冬，我在医院生下女儿，从麻药中缓

一事，竹时寺里看梅花。”尽管日常琐碎，他还是寻了片隙去寺里赏梅。这片隙便是唐寅的诗意时刻。而我也常能效仿他，沿着河堤看尽百花——春天的樱杏海棠、夏天的紫薇合欢、秋天的棠花桂子，还有冬天的雪里红梅。在这个小城，所有的花我都认识，都可以叫出名字。我曾用了很多时间努力走近这些花并记住它们的名字和样子，也曾翻遍手边书籍，只为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因为爱着这些花，我也爱我的小城。周末，母亲为我熬了粥，淡黄色的小米粥里浮着两个白色汤圆，黑芝麻馅儿的。咬一口，甜汁溢出来。我吃着，母亲笑着——这不正是生活的诗意所在吗？

每晚孩子睡了以后，我忙完家务会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橘黄色的光芒柔柔地洒下来，四散到周围的光芒成了颗粒状，有了老照片的质感。我沐浴其中，像躲进了时光的隧道，心底不由得生出一种神圣的东西，或可称之为圣洁。在喧嚣的世间，这样的安宁很是难得。有时读书，有时不读，空气里静静飘散着春之花的气息。逢老友发来问候，我们轻聊两句，话语不咸不淡却饱满纯粹——我说今夜月色如水，她说正好用来安眠。

正是这样的诗意时刻，一点一点发着光，让生活焕发出温情的光亮、透出微小的幸福。即使直面那些惨淡的日子，我也有勇气和力量；即使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我也依然能够从云淡处；即使被生活的鞭子抽打得如停不下来的陀螺，有了这样的诗意时刻，我也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旋转出不一样的舞步。

当我们终日为六便士奔忙劳碌的时候，需要制造一些月光和诗意来慰藉自己、犒劳自己。这一小片一小片的月光、这一点一点的诗意，如同烟火之外的一个又一个的驿站。在这样的驿站上，我稍事休憩、洗去疲惫，从而焕发神采、披荆斩棘，最终抵达诗和远方。

过神儿的我看到身边睡着的小人儿，心里有迷茫的欢喜，脑海中竟闪过张艾嘉的《爱的代价》，并且不由自主地哼唱出来：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难料，看沧桑变化……唱着唱着，我突然就泪流满面，仿佛告别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再启新征程。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年少时听李宗盛，听的是深情；现在再听他的《山丘》，却听出了以前没有听出的味道。人的年龄到了一定阶段，就会从歌者的声音中听出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有层次的感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味道”。一个周末，我在家打打扫卫生时突然听到这首歌，从初听的平淡无奇到渐渐融入旋律再到歌词入心，这首歌竟成了我的循环曲目。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非常打动我：“越过山丘，已无人等候。”怅惘时，我会想我们这一生，会有多少次翻越看不见的山丘。不管最终有没有人等候，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有人等候自然是幸福的，无人等候也不必哀伤。我相信上天一定是公平的，它给了每个人均等感受幸福和承担痛苦的机会。很多时候，幸福和痛苦是相伴相生的，没有完全隔离的两种状态——在痛苦中耐心等待幸福的到来，在幸福中也有承受痛苦的能力。很多时候，每个人需要独自面对人生的苦难，告诉自己：痛苦的时候别沉沦，幸福的时候懂得知足和感恩。人生短短数十载，终是殊途同归，过程却能各自演绎精彩。手握现在，往事可忆，未来可期，这样想来，人间终归值得。

悠悠歌声不绝，歌声中的记忆也在继续……